

北京市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用书

写作

刘锡庆 齐大卫 主编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组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书

写 作

刘锡庆 齐大卫 主编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组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用书
写 作
刘锡庆 齐大卫 主编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组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78千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
统一书号：7243·372 定价：2.25元

主 编

刘锡庆 齐大卫

编 写 组

(以执笔章节先后为序)

洪 珉 郭 冬

桂青山 郑 宜

冯一粟 侯玉珍

刘树鑫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取 材	(21)
第三章	命 意	(44)
第四章	布 局	(64)
第五章	技 法	(92)
第六章	机 遇	(122)
第七章	文 气	(145)
第八章	表 达	(167)
第九章	造 语	(190)
第十章	文 面	(220)
第十一章	修 改	(239)
第十二章	记叙文	(267)
第十三章	论说文	(290)
第十四章	新闻·通讯	(310)
第十五章	总结·报告	(336)
后 记		(354)

第一章 绪 论

在高等院校中，写作课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不仅文科，理、工、农、医都是如此。所以，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同志，应该首先认识这门课的重要性。

学习写作课程的总目的，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使自己具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和必备的词章修养。这是人生的需要，是工作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

人生活在上社会上，总要表达思想、交流感情、传递信息，这些单单依靠口头语言的交流是远远不够的，而须借助于书面语言的传递——它能超越时间和空间，传之久远。因而，书面语言成了现代社会人们交往的主要工具。从小学低年级的造句、写话到尔后的文章写作、文学创作，从日常的书信、便条到长篇巨著，都是一种写作的活动。人生的需求，使人经常要用到写作，而学会了写文章，能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人在社会上，总是要劳动，要工作，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在这些实际工作中，写作是一个干部、一个工作人员“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毛泽东语）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文化日渐昌盛，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写作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都显示着文章的纽带作用和传递作用。人们用它来组织社会生活，指挥生产活动，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文化交流，记录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最新的创造发明。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用文章表情达意、抒写情怀，培植人类智慧文明的花朵，在政治斗争中用文章明理、记事，处理大、小事务……总之，“文章”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它是贯串整个社会肌体的神经网络之一。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同志，有的从事文字

工作，有的虽不从事文字工作，却是中国语言文学的爱好者，可以说，写作是和每个人伴随终身的。学会写文章，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使本职工作做得更出色，为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更大些。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和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毛泽东：《文化课本序》）王震同志最近要求干部“力求通晓语文知识和逻辑知识，会自己动手起草文件和撰写文章”，（《光明日报》1983.9.3）以便适应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需要。

当前，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召唤着人们。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据国外资料表明：世界的图书资料每十五年增长一倍，而近五十年内已增长十倍，平均年增长5%—7%。每年发表科研论文六百万篇，举化工一门学科为例，仅一九八〇年就发论文五十万篇，平均每天发1370篇，即是说，一个研究化工学科的人，以每天30篇的速度，从20岁读到70岁，才能将一九八〇年全年的论文读完。试问，这些浩如烟海的图书资料哪一篇不是用语言文字写作出来的？工业的语言是蓝图，科学的语言是文章。科学越昌明，生产越发展，写作就越显得重要。因为任何信息的传递都是以写作为基本手段的。

总之，不论是自然科学的腾飞，还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论是社会、工作的需求，还是日常生活的应用，都迫在眉睫地向社会显示着写作的重要性。

过去，有的同志对写作的理解有所偏颇，认为只有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才是写作，因此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我又不想当作家，学不学写作没关系。”文学艺术的创作虽然是写作的内容之一，但远非写作的全部内容。大量、实际的写作活动存在于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中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写作是每个现代的人终生不可分离的生活需要和劳动本领，并非只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才需要。

也许有的同志认为，我已有了多年的写作实践，当初并未学习写作知识，照样能写，今天何必再学这本讲写作知识的书？诚然，没学过写作知识的人尽管也可以写作，然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写作活动，常常处于“自在”状态，在摸索中浪费掉不少的时间；而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写作活动，却往往能较快地进入“自觉”状态，摸索的过程相对说要短得多，进步能够较快。“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毛泽东语）夏丏尊曾说：“专一依赖法则固然不中用，但法则究竟能指示人以必由的途径，使人得到正规。”（《文章作法》）为了增强我们学习写作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使自己的写作走上合乎规矩的正轨，必须矫正种种偏颇的看法，认真学好写作知识。

为了更好地掌握本书所讲的知识，尽快地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首先认识写作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写作的“特点”，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鲜明的目的性。

所谓目的性，就是作者的主观意图。

任何文章，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它又不是生活的翻版，不是一丝不漏的照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的反映，是经过作者的头脑过滤、筛选、改造制作后的产物，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带着反映者的思想情感、立场观点，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人们写什么而不写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都处处显示着作者鲜明的目的性。

古往今来，写文章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古代的写作者主张过“兴、观、群、怨”，“比、兴、美、刺”，主张过“劝善惩恶”、“吟咏性情”。旧社会的写作者多数“只为稻粱谋”，在艰辛中换取微薄的稿酬以求温饱。又有人打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但也有勇敢者如鲁迅主张“为人生”、“救中国”，向旧社会掷出他的“匕首和投枪”。

我们今天学习写作，应该摒弃各种错误的、狭隘的目的，确

立正确的目的：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为工作的需要，为生活应用的需要。文章可以载道、记事、明理、言情、应用。具体讲，即载马克思主义之道，记时代之事，明革命之理，言人民大众之情，在生产、生活中广泛应用，总之，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清代顾炎武说过：“文须有益于天下”。

（《日知录》）东汉王充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篇》）今天看来，这些话仍然能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写作的目的性。

以上是从大处讲写作活动总的目的，具体讲，写作每一篇文章时都有具体的目的。动笔之始，就必须明确以下问题：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它将派什么用场？给什么人看？这样，才能赋予文章以恰当的体裁，合适的内容，得体的、有特色的语言，长短适宜的篇幅。比如为电台、报纸写一篇消息报道，应符合新闻的要求，时、地、人、事、因、果等要素完备，内容完全真实，起到表扬先进、推广经验的作用；如要写一篇游记，则需游目骋怀，热情洋溢，有景、有物、有情、有趣，让读者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了解美好的风土人情；如果是写一篇文学评论，那就要论点鲜明、论据有力，又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因为是在浇灌香花、刈除杂草，为精神文明的建设鸣锣开道，推动文艺创作的繁荣；如果写一份产品说明书，一定要清晰、简明、扼要、信实，让人们准确地了解产品的性能、特点、使用规程……如此等等。可见，写作活动，无论巨细，确实存在着鲜明的目的性。

正是因此，我们从事写作活动时，要讲点革命的功利，人民大众的功利，摒弃个人主义的功利。要重视文章的客观效果。作为一个严肃负责的作者，应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在正确的写作目的指导下，努力使自己的文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积极健康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应有的、积极的写作目的。

第二，明显的综合性。

写作的综合性表现在：文章并不单纯是作者写作技巧的产

物，而是作者思想水平、生活阅历、知识储备、才情禀赋、文字技巧等各方面水平的综合反映。

影响写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写作过程讲，写文章要储备材料，选择使用材料，这要用到作者观察生活的捕捉力，要用到知识储备；提炼主题，要用到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认识理解能力；结构布局，要用到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用各种技巧手段、调遣语言，表达主题，安排材料，这将显示作者的艺术功力……总之，观察积累的能力，理解提炼的能力，想象分析的能力，文字表现的能力，这种种能力是缺一不可的。哪一个环节薄弱，就会在写作的相应阶段、文章的相应部分上暴露出来。纯金的项链移时移地光泽不减，镀金的项链当时就会被人看穿，这是丝毫也装不得假的。

一个人从事写作，无论是洋洋万言的长篇巨制，还是短小精悍的新闻简讯，都在调动着作者自己全部的知识储备，灌注着作者的思想认识，使用着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实际是多种知识的检验，各种能力的综合体现。这正如一株大树，不能只靠一条根的滋养，而是由许许多多条根须从广大的地层吸收养料，支撑树的成长壮大。广阔的“面”上的养料，培植出“点”上的大树，文章的诞生也是这样的由“点”到“面”的集合。

把以上认识引申一步，便可看出：写作课固然可以提高写作能力，但远远不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唯一途径。写作是多种知识的综合结晶。

就思想水平而言，它要求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时事政治，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学习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世界，分析问题；要学点逻辑，以具有正确的思维方法，这都是写作课之外的学习。

就生活阅历而言，写作自然要依靠平时的观察积累。这非但不是写作课所能独立解决的，也不是一时一地所能解决的。有时甚至要用到一个人毕生的积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活到老，学到老，学到八十不为巧”。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将永不满足地从生活的宝藏中开掘，这也是写作课之外的功夫。

就知识储备而言，人的知识来源有二，一是从社会得来的直接知识，一是从书本中得来的间接知识。只从中文专业的书本知识而言，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写作、文学理论等知识，写作是中文专业各种知识的一个方面，与其它知识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容关系。社会知识就更是另一个范畴的学问，所以，知识储备也并非写作课所能大包大揽的。

就才情禀赋而言，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客观实在，过分强调会忽视以至否定后天的努力，是不科学的；但完全不顾及它，也是不客观的。晋代葛洪说过：“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虽并属文，参差万品。”（《抱朴子》）写作者的才情秉赋决定了文思的迟速、文章的风格，这与先天的条件、后天的努力、环境的熏陶都有关系，更不是写作课力所能及的了。

写作课能较多地顾及到的是表达技巧与文字水平。这在写作教材中将有专门讲述。然而，表达技巧与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主要不是依靠课本知识的传授，而主要依靠课下写作的实践，将知识转化为技能。而且，这种转化将是长期的，写作课上完了，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着，因为谁也不能在某一天宣告自己的写作技巧、文字水平已完美无缺。因此，写作课也不能一劳永逸地完全解决表达技巧与文字水平的问题。

写作课的综合性还表现在教学内容的组成上。中文专业其他课程一般是以讲授为主，辅之以阅读。而写作课的教学内容包括：知识讲解、写作练习、范文赏析、作文讲评。几项内容组合起来，共同达到提高写作能力的目的。这就有讲、有读、有练、有评。我们学习写作课的同志应明确这一特点，适应这一要求，调动耳、目、手、脑等各种感官和器官，为写作服务。既不要希

冀听几次课，读几本书就解决写作问题，也不能试图只注意写，不读写作理论而得到迅速的提高。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写作水平的提高。这实际是一种“综合治理”的方案，充分体现了写作课的综合性。

第三，很强的实践性。

写作不仅仅是一门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由知识转化而成的能力，是用语言文字记事、明理、表情、达意的技能技巧。而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化，唯一的途径是实践。我们强调写作的实践性即是强调写作能力只有在训练中才能得到提高。

《庄子·天道》中讲了一个故事，其中有个制轮的匠人名叫轮扁，他终生制做车轮，深得其中三昧，他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砍慢了，就省劲，但轮子不牢固）疾则苦而不入，（砍快了，就费力，又砍不深。）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于手，口不能言，有数（技巧）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这段话堪称甘苦之言。砍车轮的技术是长期磨炼，才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的。不快不慢、掌握合适的速度是逐步揣摩的。这种奥妙，用嘴说不出来，而是有一种技巧存在于其中。所以后人说“轮扁斲轮，能与人规矩，而不能与人巧”。巧从何来？巧从实践中来。写作的理论讲述是“知”，是教人以写作的“规矩”，而技能技巧的获得只能依靠“行”，依靠实践。任何技能技巧的获得都是同样的道理。即使将来机械化程度发展到最高水平，文章也不可能成批地“浇铸”生产，正象牙雕、微雕的工艺品一样，必定是以手工劳动的技能技巧来完成的。这就需要在正确的写作理论的指导下，长期练习，揣摩规律，认识特点，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方法。写作理论知识本来是用来指导一般的，等它一旦变得能得心应手、为我所用时，便说明它已经被你吃透、消化，已变为了你的能力、技巧了，正象那个运斤成风、技艺精良的轮扁一样。

知识能直接传授，而技艺则无法直接传授。“臣不能以喻臣

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所以轮扁到七十岁了还在为王宫做车轮。同样，写作知识的传授者（包括书本和老师）都只能是指挥员，而参加实战的只能是学习者本人，所以，创作无世袭，从来没有一个“文豪学校”，进去学习三天就包成大手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致赖少麒》）欧阳修也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胡仔：《茗溪渔隐丛话》）

写作知识的传授，写作课老师的点拨，只起教练的作用，写作者自己则是运动员。教练员的训练方式再好，若运动员不反复训练，也是难以奏效的。创成绩、破纪录的，是运动员。胡鸿飞是不能代替朱建华飞越横杆的。叶圣陶一贯强调学习写作要多练，要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他说：“大凡传授技能技巧，讲说一遍，指点一番，只是个开始而不是终结。要待技能技巧在受教的人身上生根，习惯成自然，再不会离谱走样，那才是终结。”（《改变字风》）又说：“所谓能力不是一会儿就能够从无到有的，看看小孩子养成走路跟说话的能力多麻烦。阅读跟写作不会比走路跟说话容易，一要得其道，二要经常的历练，历练到成了习惯，才算有了这种能力。”（《大学国文序》）

实践是艰苦的劳动，写作的经常练习更是这样。有志于写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守得寂莫，耐得辛劳，“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既是“修行”，那么只有不惮于吃苦的人才会取得显著的进步。

写作的特点派生出了它自身的几条“规律”：

第一，日积月累，循序渐进。

由上述第二个特点我们已经认识到，写作具有明显的综合性。那么，一个人从生下来到长大，生活阅历一天天增多，知识储备一天天丰厚，思想水平一天天提高，才情禀赋一天天显现出来，表达的技能技巧、文字水平都在一天天进步。以上所述的某

一方面尽管可能在短时间内有较明显的进步（如集中时间突击读书），但作为以上综合表现的写作能力则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提高上去的。它必然要依靠长期的学习、历练。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累土。“积财犹如针挑土”，缓慢，且必须持续不断。这就决定了写作日积月累的特点。

既然是积累，那末写作能力的提高必定有个漫长的过程，必然显示出阶段性来，进行写作训练时必须针对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练习形式，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不能一样，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不能不加以区分，这就产生了循序渐进的问题。

具体讲来，“序”应从以下几方面解释：

一是由少到多，先放后收。

初学写作时，各种知识储备很少，要求写得多是不可能做到的。学习时间渐长，知识储备增多，再写得过少，（指内容贫乏空洞而导致的无话可写，并非一般地反对短文）也是不合规律的。所以，历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写作考试，总要对作文规定个最低限度的字数，评卷时，对字数过少，而又看得出是贫乏空洞、无话可说者，就要适当扣分。当然，文章充实，表现出了很好的锤炼字句的功夫，即使字数稍微少些，宜另当别论。

初学阶段，一般来讲写作并非易事，如果再加以种种限制，条条框框太多，动辄得咎，就会挫伤习作者的积极性。换言之，是把刚刚萌发的一点写作热情“扼杀”了，写作会变成一种毫无兴趣的强制性劳动，这是失败的开端。所以，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极力主张“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与澠池徐宰》）即使出点格、跑点野马也没关系。要提倡内容的充实，鼓励想象和联想，使习作者“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矣。”（谢枋得：《文章轨范》）当在写作的道路上走的时间长了，渐渐成熟起来，再由放到收。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同志，就不允许再跑野马了。要注意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提炼、剪裁，正象谢枋得在《文章轨范》中所说：“凡学文，初要

胆大，终要小心——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繁入简，由浩荡入纯粹。”

由少到多，先放后收，这是体现写作训练规律的阶段论。

二是由记叙而论说。

就人的思维发展过程看，是先有形象思维的能力，后有逻辑思维的能力。写作的学习和训练也要符合人类的这个认识规律，才能卓有成效。因此，要先学写记叙类文章，后学写论说类文章。作为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同志，一般讲，都写过一些记叙文，比较熟悉这种文体，而对写论说文则较少涉足。这如果算是一个缺陷的话，那末在这个学习阶段一定要力争补足起来。因为论说的本领和记叙的本领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在社会生活、生产中，在未来的信息时代，论文的作用更大些，用途更广些。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要以科学论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传播开去。我们学中文专业的同志，应会写初级的文学评论，这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因为文学评论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常规武器。认识“先记叙后论说”的规律，将会使我们的学习更主动些、目标更明确些。

三是先规矩而后巧。

“规矩”是基本的要求，它实际上是对基本功的规范，包括“记事物记清楚了；说道理说明白了；没有语法上的毛病了；没有论理上的毛病了。”（叶圣陶：《中学国文学习法》）“巧”是高级的、进一步的要求。这也是一种次序，不能颠倒其先后。

“无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是千真万确的。只合规矩不是目的，这样的文章可能是四平八稳的，无大的瑕疵可指，然而也极易成为呆面孔，全无生动活泼之气。所以必须在“规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巧”。这正如唱京戏，要有程式，但只按程式演戏，只能做个平常的演员，只有加上个人的艺术创造，加上“巧”的功夫，才能成为京剧表演艺术家。

有些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同志，因其先有了不少的写作

实践，而后来学习写作理论，往往看不起“规矩”。规矩不正，写作习惯不好，而企冀追新逐巧，这样极有可能导致文章疵病较多，这是值得忧虑的。为了及时纠正这种偏差，强调“先规矩而后巧”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习惯成自然，基础需早打。

我们强调“习惯”，是因为它在不知不觉中对写作起着重要作用。“习惯”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写作的整个进程。反过来说，文章的每一个具体环节无不表现着写作者的个人习惯。好的习惯一旦养成，终生受用不尽；坏习惯染上了，也很难改正。

为此，学习写作者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如：平时注意观察生活、认真读书的习惯；勤于动脑、动手、积累材料的习惯；善于思考、挖掘主题的习惯；精心结构、布局安排的习惯；动笔之前拟定提纲的习惯；行文用语，不尚浮华，力求纯正的习惯；讲究文面和行款格式，一丝不苟的习惯；写完之后反复修改，千锤百炼的习惯，等等。

一般来讲，写作的习惯，应该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注意培养，这叫做基础需早打。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成年人就木已成舟，应该自暴自弃了呢？绝对不是。早与晚是相对而言的，人走上工作岗位，进入青年或中年，当然比起少年来，是晚了一些。但是今天比明天早，今年比明年早。只要能抓住今天，从笔下开始，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也是必须做到的。自古以来，就有秉烛夜读之说，有老而好学、大器晚成的先例。谢觉哉同志在给其子女的信中谈到写作问题时也说：“早练早成功，迟练迟成功，不练不成功。”所以，起步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裹足不前，信心不足。只要朝一个既定的方向奋起直追，取得预期的成功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旺盛的写作热情始终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

写作目的决定着写作热情。

喜爱写作的人所在多有，但真正坚持下来、并使之成为终生事业的，却并不算多。这是因为，写作是一件苦差事，它伴随着许多的闻鸡起舞、黄卷青灯，是需用许多心血和汗水才能换来进步与成功的。愈是险远的地方，游人越少；越是艰苦的事业，越是考验人的意志。只有旺盛的写作热情才能推动学习写作的有志者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勇敢探索，在写作的道路上渐臻佳境。

写作热情从正确的目的来，从执着的追求来。若为个人、为急功近利而写作，当名、利追求不到时，写作热情便冷却下来；若为一己的小小悲欢而吟咏狭隘的情感，一有风吹草动时，便心灰意冷，消沉颓唐，无力提笔；只有抱定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写作目的，才能永远燃烧着旺盛的写作热情。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例子并不罕见。

写作热情亦得之于有意识的培养。我们要有两种正确的态度：既不要企图在一个早晨便得到意外的成功，因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往往容易变成失望；又不要把写作当作一个沉重的包袱背起来，以极度不佳的心情“上阵”，往往因失败而顿生厌恶之心。当我们把写作看成“表现”的需要时，它便成为你的朋友，你可以借它记事、明理、抒情、达志；它可以帮你完成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效率，成为你须臾不可离开的亲密助手。正如诗人何其芳所说，写诗没有对诗的“爱情”不行。爱之入迷，如醉如痴，寝食可废，往往是成功的先导。

第四，写作能力的提高，得力点往往各有不同。

因为写作具有明显的综合性，是多方面知识、能力、技巧的结晶体，写作能力的提高，有规律可循，可又不是千篇一律、万古不变的，所以，学习写作者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不尽相同，取得进步的得力点也有相应的区别。有的人从这一点突破打进去，有的人从那一点突破打进去。总之，“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从哪个突破点攻入坚城，不管从哪条道路攀上高峰，都是值得祝贺的胜利。